

教师作为“陌生人”

——玛克辛·格林教师哲学思想研究

郭芳

(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河北唐山 063000)

[摘要] 玛克辛·格林基于左派立场,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提出教师作为“陌生人”的观点。“陌生人”具有张力达到最高水平的“全面觉醒”意识;遵循“做哲学”的行动逻辑,即在意识到困境后尝试改变,主要是知觉世界方式的改变;改变知觉世界方式的途径则是借助想象的桥梁,“与艺术相遇”。

[关键词] 陌生人;全面觉醒;做哲学;与艺术相遇;玛克辛·格林

中图分类号:G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4)08-0037-07

美国教育哲学家玛克辛·格林(Maxine Greene, 1917-)的研究和思想具有跨领域的丰富性以及跨流派综合性,她一直都用坚定的批判意识审视特定文化、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生活事件,探索意义与结果。^①格林于1967年出版了《教师的存在主义相遇》(Existential Encounters for Teachers),1973年出版了《教师作为陌生人——现代教育哲学》(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前者试图通过精选存在主义经典篇章的阅读来唤起教师的存在意识,后者则是运用现象学对教师意识进行存在主义视角的分析。简言之,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使存在主义成为格林教师哲学思想的基本底色,现象学则是她用来分析研究的方法,因此有人称她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者,^②

但同时格林又站在左派立场思考并实践社会变革。对于格林教师哲学思想比较系统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但其思想紧扣时代脉搏,为思考教师职业的本质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格林教师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

格林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双重情境制约的哲学家,其一是她自身成长经历的情境,其二是她身处的时代位置。^③格林从高中时代就受到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初步奠定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左翼政治立场,盛年时又身处于美国动荡不安又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了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的经济、科技

① 玛拉·莫里斯(Marla Morris)认为,玛克辛·格林可以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阿尔弗雷德·许茨以及萨特并肩,称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者。他认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者具有三个共同点:第一,倾向于一致同意胡塞尔关于意识是具意向性,并关注意识以及它所倾向的对象;第二,倾向于认可胡塞尔对现象的关注,主要是那些被经验的现象;第三,充实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关注生活经验的具体,痛苦,荒谬的显现。(William Pinar (ed.). The Passionate Mind of Maxine Greene: 'I Am...Not Yet'. London: Falmer Press, 1998.124~126.) 温迪·科利(Wendy Kohli)也认为,格林的哲学立场是存在主义现象学,重点强调“生成”(becoming)问题。(Wendy Kohli. 'Philosopher offor Freedom', in William Ayers, Janet L. Miller.(ed.)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16-17.)
作者简介:郭芳,女,河北省唐山市人,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飞速发展的“富裕的社会”,60年代,美国则掉进了动荡不安的漩涡。格林认为,这种动荡带来的混乱指这个时代价值观,信仰,抱负和理想严重失调,^[1]即信仰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异化与吞噬,在巨大的精心设计的社会体制结构面前,人们失去了个人价值的意义,他们成为统计数字,个人意识和责任感被摧毁殆尽,这种“孤独人群”的匿名性将个体打造成大众人(a mass man)。^[2]格林在《教师与存在主义相遇》一书中指出,在这样具有反人类性社会背景中,许多教师认识到学生不是给定的,不是“空心人”,不是可以完全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分类的,他有自己的独特性与存在感,他必须要通过选择来生成自己,这种观点是对自由、完美、理性的人的抽象概念的反抗。正是基于自身生活经验以及对这个时代反人性特征的认知,格林认为现代教育的过程就是反抗抽象与非人化暴力的过程。^[3]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必须使教师成为“陌生人”,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他们必须要独立思考、做出判断与选择,从而生成作为教师的自己。

格林教师哲学思想主要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行动理论为基础,同时她还是一个深受萨特影响的存在主义者。教师作为“陌生人”,首先在目的层面上强调马克思意义上的改变世界,强调教师要不断质疑世界,为的就是打破这个世界反人性枷锁,重建新世界。其次,从教师作为“陌生人”的实现方式上来看,是萨特意义上的“人生规划”。温迪·科利(Wendy Kohli)指出,格林的“做哲学就是对萨特的回应,就是格林式的‘人生规划’”。^[4]萨特界定“规划”是指“最基本的行为既是受限制它的实际存在的当前的因素决定有关,也是受未来的正在努力生成的意向决定有关”。^[5]“我们被抛入世界,所以‘对自由的谋划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就是我的存在’,^[6]人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他必须亲自做出选择,为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负责。格林思想中教师“做哲学”就是形成一个基本规划,这一规划是指有目的的形成或建构自我和世界的意愿愿景,^[7]强调超越一个人所处情境,拒绝以被规定的现实

名义所赋予的现实。^[8]最后,格林教师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根源即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行动理论。阿伦特指出,三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9]劳动和工作都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只有行动是人独一无二的特权,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也只有行动完全依赖他人的持续在场。^[10]因此行动具有两种最基本的特性,即复数性和彰显性。行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条件,即不是人,而是人们,这种复数性是一切政治生活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行动的彰显性指“只有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积极地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11]所以行动意味着在人类“复数性”的条件下,通过他人之在场来揭示“我是谁”,来展示自己。格林将这种“复数性”条件也作为教师即“陌生人”存在的基本条件。首先,对应“复数性”条件存在的教师必须要将他者(学生)看作与自己一样的人,因为只有通过他人在场,教师才能自我展现“我是谁”。这种自我展现的行动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其本质在于自身的具体体现或显现,基于一种“现实性”获得的冲动。教师不但要通过学生在场自我展现,获得其“现实性”,同时也要帮助学生自我展现,获得其“现实性”。其次,复数性条件还决定了教师要多视角看待问题,允许学生从各自不同的生活情境、生活经验出发来建构自己对乱糟糟世界的解释结构模式,而不是用反人性的抽象去统一。阿伦特认为,每一个人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即具有创新性。教师要保护每一个学生的这种诞生性,鼓励他们以自己的言行方式进入世界,实现他们开端启新的能力。最后,教师存在的复数性条件还说明了教师存在的不确定性。在阿伦特看来,多数性保证了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与多数人的互动当中发生的,而互动的结果是行动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行动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行动者的匿名性。人类事务的领域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用一种确定的目标或真理去规范它就是实际地取消它。教学活动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互动发生,在师生通过言行所

① 阿伦特在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指出存在不是隐秘的、内在的和深奥莫测的,存在的本质就是展示自己、公开化。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1.

形成的教育公共空间中,其过程同样具有不可逆性,所有的行动都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教师不可能从专家权威或传统智慧中找到可依赖的现成规范来执行教学活动,而是要对自己所处的特定情境进行反思与选择,从而生成作为教师的自我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格林所给予我们的是开放的、可能性的、实践的教师哲学。

二、教师作为“陌生人”的意识基础:“全面觉醒”

教师要作为“陌生人”首先应具备“全面觉醒”的意识基础。格林提出“全面觉醒”(wide-awakeness)是由于她认为许多美国教育者并没有对“信仰危机”、个体所遭受的无力感与无意义,个体需求被忽视导致其放弃有效改变社会的责任等现象有充分的认识。“我的目标就是向那些想当然的,被冻结的,被界定的,被禁锢的世界发出挑战”,^[13]就是要搅动起某种不安,只有教师被迫面对他自身的不确定性,提出令他痛苦不能回答的问题,他才会去做哲学。^[14]

这里的“全面觉醒”是一种知觉事物的方式。意识是知觉的,同时也是有意向的。意识意味着朝向世界与他人的活动,世界的各方面正是通过意识活动向人类呈现自身。现象社会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认为,有两种看待事

物也就是知觉事物的方式:一是自然态度的方式,另一个是全面觉醒的方式。^[15]所谓自然态度就是人们在普通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具有的态度,即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和反思的态度。自然态度是人们在生活世界的基本态度,人们普遍地不怀疑,所以要理解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就是要理解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所谓全面觉醒的立场,是指个体以一种“特别关注的态度”来直接审视某事件,^[16]并且“将日常想当然的事情转换成可质疑的”,通过这种悬置生活世界元素的方法,即“自然态度的悬置”,^[1]个体能够获得“全面觉醒”。^[17]许茨在《社会实在问题》中指出生活世界是以作为“最高实在”的工作世界为基础的、多层次的社会世界的体系,而以自然态度进行行动和社会互动的行动者,一旦全面觉醒,就会变成“注意生活”和“精明成熟”(wide-awakeness)^[2]的人。“精明成熟”意味着对生活的充分注意,把所有的注意集中于实际的行动之上,也指与工作相关的认识努力,以身体的活动参与到整个给定的周围环境中的谋划。^[18]许茨用“精明成熟”这个术语“表示意识张力程度最高的平面”,^[3]它是从充分注意生活及其各种要求的态度中产生的,只有进行活动的自我、特别是工作的自我,才是对生活完全感兴趣的自我,因而才是精明成熟的自我”。^[19]对于格林而言,全面觉醒意味着“经验冲突”的经常发生。一旦这种冲击将个体抛入一个新的意义领域,

- ① 所谓“自然态度的悬置”是生活世界中的正常人在过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理所当然的悬置。许茨所讨论的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的日常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的文化世界,其特征是预先给定性,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的所有各种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许茨是通过论述“自然态度”和“生活世界”两个概念来展开其对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研究的。要理解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就是要理解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预设,必须通过“自然态度的悬置”来考察这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参见何林.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05.)
- ② 霍桂桓将许茨《社会实在问题》中的 wide-awakeness 译为“精明成熟”([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25),强调主体注意生活的水平以及对生活的参与度;本文则根据格林思想语境译为“全面觉醒”,强调教师意识有一个从习以为常到不断质疑反思的变化过程,强调新旧意识的冲突性,以及这种冲突带来的理性批判与独立思考(Maxine Greene.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3.6.)。
- ③ 许茨受到柏格森意识理论的启发,在柏格森看来,“我们的意识生活表现了数量无限的各种不同平面,这些平面从行动的平面这一极延伸到梦的平面的另一极。在这些意识平面中,每一种平面的特征都是由一种特殊的意识张力描述的。行动的平面所表现的意识张力的程度最高,梦的平面所表现的意识张力程度最低”。([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25)许茨指出,行动表现了个体行动者对满足各种现实要求的最大兴趣,因而表现的意识张力程度最高;而梦则表现了对现实完全缺乏兴趣,所以意识张力程度最低。

新的视域就产生了,所以一件事或一种感觉都可能会促成态度的转变。格林认为“全面觉醒”的意识有两个特征:第一,意识的性质具有情境性和限定性,“人类的意识总是受情境限制的,受情境限制的人不可避免地与他人有密切关系,并且从特定的立场和在特定的背景意识中达到、把握他周围的现象”。^[20]第二,意识是一种有目的地联系他人与世界的方式。“意识向外部投出自身,投向世界。它是具有意向性的,它一直是朝向某物的:一个现象,另一个人,一个物体或世界上的一件事”。^[21]在格林这里,全面觉醒就是意识的特殊状态类型,即具有情境性的高度充分注意。

本文将 wide-awakeness 译为“全面觉醒”意在强调唤醒教师对自身处境中所有的一切进行反思的意识,并使之达到意识张力最高水平的程度,是一种充分注意。教师作为一个“全面觉醒”的人,就是要对想当然的世界保持高度敏锐,要悬置其自然态度,不断质疑与探究,他才能为他对于规则和意义的追求负责,才能成为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立场,行动起来打造自己的世界的人。这样的教师才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才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奴役和控制的,同时他也要唤醒学生的全面觉醒。

另外,格林关注教师的意识或知觉如何从自然态度的层面转换到全面觉醒的层面,而许茨“陌生人”^①的形象恰好体现了这一转换。许茨认为,陌生人意识的基本特征是质疑与探究。当陌生人接近某一个群体时,其态度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客观性与批判性。这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文化模式对他而言不是一种确然状态,而是一个需要冒险的领域,是一种本身就有问题而难以控制的情境。这时陌生人成为“一个不得不对几乎所有——在他所接近的群体的成员看来毋庸置疑的——事情都提出质疑的人”,^[22]并且“常常能够运用某种极其英明的才智,把某种即将到来的、有可能威胁到‘相对自然的世界观’之全部基础的危机识别出来,而内群体的成员们却对所有这些征兆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他们所依赖的是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的连续性”。^[23]格林要求教师作为陌生人,就是要求教师从习以为常的确然状态中跳离出来,也就是许

茨所说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的悬置”,形成一个新视角看待他惯常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要有理解和表达的自由,这时候,他才真正成为人,他的教学才会变成一个个人化的产物而充满活力。“以陌生人的视角看日常生活现实就是要好奇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不停地追问与质疑,就像久居异地的人返回家乡,却在故乡看到了之前从未留意过的生活细节与方式。他意识到他不得不思考这些地方仪式与风俗习惯以便重新理解它们。在这段时间里他感觉自己从熟悉的家乡人和理所当然的世界中脱离出来”。^[24]

三、教师作为“陌生人”的行动逻辑:“做哲学”

作为“陌生人”的教师“全面觉醒”的意识基础上,遵循的行动逻辑是“做哲学”。格林的“做哲学”强调依我们的意识而行动。对格林而言,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并从名词转变为动词。^[25]这种哲学化的行为,就是“做哲学”,是指对这个世界中的现象和事件向意识呈现它自身的时候保持高度敏锐。^[26]当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意识对事件和经验如何被解释或应该如何被解释提出质疑时,当我们不能再忍受世界中我们作为完整的人的分裂和碎片化的痛苦时,渴望某种我们自身内在一致性的完整和统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哲学。格林的“做哲学”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在意识到困境后尝试改变,以求建设一个可供完整人性自我展现的新世界,是一种以实践为价值取向的哲学。格林“邀请我们‘做哲学’,邀请我们与观念、与艺术、与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与日报、与我们的异质机会相遇或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自己和世界,更加意识到我们主体间的困境,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依我们意识而行动”。^[27]

教师“做哲学”的行动逻辑就意味着他要在复杂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从行动者的立场,以他最崭新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以及强烈的批判意识出发去行动,行动意味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教师知觉世界方式的转变,知觉世界方式转变的基础在于哲学思维范式的转变。格林指出传统

① 许茨曾经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综合研究班上宣读《陌生人》一文,后刊登在《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参见其第49卷,第6期,1944年5月,第499-507页。

哲学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追求本质与等级化的特征^[28]造成人的异化,欧洲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出现标志着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包括从追求本质主义到弘扬主体的存在,从确定性的独断到不确定性的永恒探索。这种哲学范式的转变引发教师认知世界各层面的转变。第一是看世界视角的从单一走向多样化。拥有多样化视角看待世界的教师才会形成一个多层面的知识积累体系,才能够组织经验的多元化建构,才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断前进的意义丰富的世界。^[29]教师要具有开放性,必须将自由和局限都看作自己建构意义的支持,必须悬置他所有的先见,也就是说从多样化角度分析问题的教师应该很清楚自己所选择使用的标准。第二是对人的认识层面的转变。首先,格林强调在个体的人被巨大的体制系统所异化与吞噬的今天,应提出一种新的知觉范式即关注个体需要,强调个体与社会是辩证关系。其次,格林指出作为教师必须建构自己关于人的认识,重要的是在行动中认识而不是抽象地或概括地决定人真正是什么。第三是知识论层面的转变,即要辩证理性地看待科学主义与新非理性主义的分歧以及对教育的影响。用心的教师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对真理的测试,对知识的价值考察,追究已知和未知的不同。第四,认识论层面的转变。格林强调教师要澄清各种认识论预设,绝不盲从,理智行动。认识过程是指认识者生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是不断行动的模式。教师的目标是解放他自己,同时也解放那些他要教授探索意识和生活世界的学生,充满激情地去促使年轻人积极主动地去创造,理智地去行动。第五是教学模式层面的转变。格林指出具体教育不能从理论研究中演绎出来,而是在具体情境中做出恰当的选择。教师面对的是一个开放情境,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预设的。当教师努力为他的教学寻找特定意义的经验研究时,他就是被抛入了做哲学的状态之中。^[30]在现代非人化社会情境中,自我意识觉醒的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是他们(学生)作为存在的个体呈现给他们自身的可能性的意义。^[31]第六是道德层面的转变。格林强调教师不能遵从某一种道德理论为圭臬,而要从多种理论视角来看待教师的生活世界。

教师的责任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被要求每天

重新阐释,形成他现代生活的意义。由于现代生活有如此多层面和多维度,传统方式并不能完全理解,所以格林指出采取陌生人视角的教师要知觉世界,需要借助想象的桥梁“与艺术相遇”。

四、教师作为“陌生人”的实现路径:“与艺术相遇”

教师作为陌生人就是悬置其自然态度,就是要新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格林认为,这种所谓“新”的看待事物的角度,就是知觉世界方式的改变,而只有与艺术相遇,才能促使教师的这种改变。在与艺术相遇的过程中,唯有通过想象的桥梁,教师的意识才能逐渐达到全面觉醒的状态,重新定位自己,生成自己。同时教师要探索建构一个对话和可能性的、充满想象意识、真诚的公共空间,其中多样化的人能够在彼此面前显现。

格林指出,现代科学和技术并没有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中存在的意义情境。而艺术,特别是想象文学则提供了规定意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我们生活的同时生成价值,这种价值处在不断的改造中”。^[32]因此,格林认为,只有“与艺术相遇”才能够帮助现代人们生成自身意义。首先,格林指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被吸引进作品的多维层面,仔细地探索其结构与意义,同时他也将开始自己内心世界的旅程。他将用新的方式来发现面前的材料,用开放的眼睛来看待他们。通过与艺术相遇读者不仅释放自己,还原自身主体性,他的内在时间,他的想象还能够推动他超越艺术家的轨迹去建构超越语言的新的综合形式,生成他自己的独特的意义秩序。^[33]其次,格林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使人们看到,“看到先于言语”,“看”作为既能看到特殊性也能看到可能性的能力,因此揭示多样化的现实和意义。格林强调,通过特殊的艺术与文学作品使经验陌生化,她说“采取奇怪的,不习惯的视角能使人看到前所未有的东西”,也能够赋予我们力量来抗拒那些惯例化的、熟悉的东西。艺术品之所以获得意义,是由于它们带给观看者新的视域,激发观看者有意识地批判性探索,有意识追求自由。因此,“与艺术相遇,可以使人们能够打破平常的视域,想当然,从而到达可能的,不是现在之所是的视域,这样可以使我们越少机会浸没在

我们所看到的日常之中”。^[34]最后,格林指出,对于教师而言,与艺术相遇使他发现教学的本质就是努力使学生看到更多。第一,教师要作为一个努力体验自己内在原初世界、努力看到更多、努力探索和选择、努力尝试新视角的榜样呈现给学生。第二,教师努力使材料变形,加以说明,以达到帮助他人重新理解的目的。第三,教师经验这些作品必然是全身心投入,以发现他自身的内在世界,但他不会尝试劝说学生接受他的评价或分享他的感受。教师只能提供充分的理由,努力引导学生根据充分的理由来做出判断。因为最终学生必须开始自己的旅程,没人能够陪伴。^[35]

与艺术相遇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看”的方式,这种“看”的方式本质就是想象。格林认为,与艺术相遇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释放想象。只有想象的释放,才能使我们拥有“通过现实的窗看的能力”,才可以将“‘仿佛世界’(as-ifs)带入经验”,想象将我们经验的各部分连在一起,生成新的秩序。在格林看来,想象打开多重的知觉之门,它是意识活动的一种类型。她接受杜威关于想象的定义,“它是一种观看与感受事物,仿佛它们构成一种综合整体的方式。它是巨大而普遍的心灵与世界接触之时兴趣的混合。当老的与熟悉的事物在经验中翻新时,就有了想象。当新的被创造之时,遥远而奇特的东西成了世界上最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东西。在心灵与宇宙相会之时,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探险,而这种探险就在此程度上成为想象”。^[36]在此基础上,格林指出“想象的角色不是解决问题,不是指出道路,不是提高,是唤醒,是揭示未曾见过,未曾听过,出人意料的世界”。^[37]那些未曾见过,未曾听过的东西现在至关重要,能够使我们打破想当然的自然态度。所以想象是觉醒背后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觉醒中,经验中新的联系成为可能。格林认为,想象的首要作用就是“使同情成为可能”。^[38]正是想象使我们与他人相联系,它使我们能够跨过我们自己与他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其次想象能力帮助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进入“仿佛世界”,也就是说想象必须有根据,想象植根于个体经验之中。释放想象就是把读者带入艺术品的世界,提出问题(许多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并且不断探索更多的问题。这种质疑的观念,不

停地探索,使得想象、艺术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生动起来,这种探索在格林看来涉及的是“还不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的意识”(a consciousness of what is not yet, of what might be)。^[39]同时,这种意识为人们打开新的自我空间。格林指出,这些是主体间关系之中跨越界限交流的空间,是选择的空間,是变得不同的空间。^[40]

艺术提供给人们新的自我空间的本质是主体间性。基于此,格林开始一种公共化的探索,并努力与教育使命相联系,就是要重新生成一种公共空间,一个对话和可能性的空间,一个真诚的公共空间,其中多样化的人能够在彼此面前显现,这样的空间需要对现实中的日常现象提供用多样化的语言习惯,多重视角表达的机会。格林认为,“共同体不是个体进入的最理智的社会契约的问题,而是对追求共享善最为有利的问题:共在的方式、获得相互依存的方式,以及达成共同世界的方式是什么的问题”。^[41]首先,格林指出共同体一定是主体间性的,它“不得不由个体提供的空间获得,在这个空间,人们发现彼此认可,欣赏的共同之处,他们不得不找到建立主体间意义的方式”。^[42]其次,格林强调,在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对话充满想象意识,想象与我们可能性的意义和我们对他人回应的能力相联系,同时也能够与共同体的建设联系起来。共同体意味着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想象意识的空间,这种想象意识使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生成以及团体的生成想象另一种可能性。

格林的教师哲学强调作为“陌生人”的教师具有“全面觉醒”的意识,其行动逻辑是“做哲学”,即通过实践去改变世界,去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陌生人”在现实世界中具体显现方式是“与艺术相遇”。格林作为“陌生人”的教师是一种实践本体存在,即实践是格林讨论教师的逻辑起点,是其完成教师哲学思想体系并保持其逻辑自足性的内在前提和基础。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实践是教师社会存在的动态规定性,强调逻辑主体实现生命的动态过程。格林的教师哲学思想无论对于教师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Joy A. Palmer (ed.) Fifty Modern Thinkers on Educa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12.
- [2] Wendy Kohli. 'A Situated Philosopher', in William Pinar (ed.) *The Passionate Mind of Maxine Greene: 'I Am...Not Yet'*. London: Falmer Press, 1998. 180~189.
- [3][4][10][14][21][24][26][28][29][30][31][33][35] Maxine Greene.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3. 8. 61. 7. preface, 162. 267. 7. 29. 8~9. 146. 163. 295. 297.
- [5] Maxine Greene. *Existential Encounters for Teach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7. 159.
- [6][25] Wendy Kohli. 'Philosopher of/for Freedom', in William Ayers, Janet L. Miller. (ed.)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16~17.
- [7] Jean-Paul Sartre.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 H. E. Barnes). New York: Vinge Books, 1968. 91.
- [8][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582~583.
- [9] Paula M. Salvio. 'Maxine Greene and the Project of "Making the Strange Liberty of Creation Possible"', in William Pinar (ed.) *The Passionate Mind of Maxine Greene: 'I Am...Not Yet'*. London: Falmer Press, 1998. 99~121.
- [11][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M]. 竺乾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
- [12][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5.
- [13] William Ayers. 'Doing Philosophy: Maxine Greene and the Pedagogy of Possibility', in William Ayers, Janet L. Miller. (ed.)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3~10.
- [15] Marla Morris. 'Existential and Phenomenological Influences on Maxine Greene', in William Pinar (ed.) *The Passionate Mind of Maxine Greene: 'I Am...Not Yet'*. London: Falmer Press, 1998. 124~136.
- [16][17] Alfred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73~4. 74.
- [18] 何林. 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许茨《社会实在问题》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05.
- [19][奥]阿尔弗雷德·许茨. 社会实在问题[M]. 霍桂桓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226.
- [20] Maxine Greene. *The Dialectic of Freedo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8. 21.
- [22][23][奥]阿尔弗雷德·许茨. 社会理论研究[M]. 霍桂桓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07, 116.
- [27] William Ayers, Janet L. Miller (ed.).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8. ix.
- [32] Maxine Greene. "Real toads in imaginary garden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65. 69. 271~6.
- [34] Maxine Greene. *Landscapes of Learning*.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78. 173.
- [36][美]约翰·杜威. 艺术即经验[M]. 高建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10.
- [37][38][41][42] Maxine Greene.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5. 28. 3. 139. 39.
- [39] Maxine Greene. 'Blue Guitars and the Search for Curriculum', in Willis, G. and Schubert, W.H. (eds) *Reflections from the Heart of Educational Inquiry: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rough the Ar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110.
- [40] Maxine Greene. "Texts and Margin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1, 61. 1. 27~39.

Teacher as "Stranger" ——Study on Maxine Greene's philosophy

GUO fang

Abstract: As an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st, Maxine Greene regards teacher as stranger, whose tension of consciousness reaches the highest, namely wide-awakeness, whose logic of action is to do philosophy and to try to change status quo facing the predicament with different way of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eacher will become a stranger by encountering with art with imagination.

Key words: stranger; wide-awakeness; do philosophy; encounter with art

本文责编:张瑞芳